

S 2942
3413

卷二十

治療方按

全真一氣湯方論

附方

雜錄附

馮氏錦囊秘錄雜症

亥部

共三十卷訂十二本

馮氏錦囊秘錄雜症大小合參卷二十

錦囊治療方論

百病之客乎人身也。必有因以客之。經曰：邪之所湊，其正必虛。必字可等。有力後人當進思矣。金婦一令郎年十四而患癰病，羣醫不效。針灸繼之，消痰鎮墜之品備嘗盡矣。其發更頻而更甚。乃延余治。診其脈洪弦有力，惟兩尺則弱。此陰道虧極，孤陽無欲，火性上炎，僵仆諸候，乃發理所然也。若用消痰鎮墜之餌，不幾更耗陰分乎？乃令空心淡鹽湯吞加味八味九四五錢，以使真陽藏納。然陽無陰欲。

何能久藏火無水制難免浮越隨以重濁大料壯水一劑
繼之以助主蟄封藏之勢則水火得其所矣下午乃服調
補氣血養心清肺和肝之膏滋一九如是調理兩月精神
倍長癰症不治而愈矣故曰治病必求其本今將九煎膏
三方具後

加味八味九方

熟地黃

一斤用八兩清水煎汁去渣將

懷山藥

四兩炒

牡丹皮

四兩

白茯苓

三兩人乳拌

山茱肉

去核四兩酒

焙

透晒乾焙

山茱肉

去核四兩酒

拌蒸晒乾焙

澤瀉

二兩淡鹽水

五味子

二兩每箇銅刀切作兩

其蜜酒拌蒸晒乾焙燥

其晒乾焙

牛膝

三兩淡鹽酒拌炒

肉桂

取近裏一層有油而滋潤則極者一兩五錢即入藥勿出氣不見火

製附子

一兩五錢切薄片微火焙

為末用熟地搗爛入藥加煉

蜜杵好集羣手丸晒乾藏磁器瓶中每早空心淡鹽湯

送服四錢隨後進服煎刺使陽藏而陰以秘之也

煎方

大熟地

一兩

丹參

一錢五分

麥冬

去心三錢

生白芍

二錢

茯苓

一錢五分

丹皮

一錢五分

遠志

肉甘草煮透

一錢二分

牛膝

三錢

五味子

六分

水二盞

燈心

十根

蓮子

十粒

去心

煎八分

溫和服於八

味丸後滋陰藥最忌熱服熱服則走陽分不能養陰太

冷則直入腸中又不能滲行經脈

膏滋丸方

酸棗仁

四兩炒熟搗碎

當歸身

三兩酒拌炒

懷熟地

入兩

金石斛

去芦二兩

白芍藥

三兩蜜水拌晒乾炒

製麥冬

三兩拌炒黃米同炒炒燥去米

牛膝

三兩水浸

製遠志肉

二兩用甘草濃汁煮透晒乾焙

先以建蓮肉

一觔

去心

煎

取濃汁三十餘碗去渣入前藥在內煎取頭汁二汁去

渣熬成極濃膏滋入後藥收成大丸

揀人參

三兩研極細

白茯苓

四兩研極細

白茯苓

三兩研極細

以上收入前膏滋內丸成大丸每枚重四錢下午食遠

白湯化下一丸

旗下一何宅一令郎年九歲、肚腹脹極、痞塊有形、肌削神困、
僅存皮骨、耳中潰膿、目中紅腫、牙齦出血、或時腐爛、咳嗽
氣短、腿膝酸疼、夜不能寐、日不能食、已成壞症、乃延余治、
詢其病由、乃起於半週之內、肚稍腫硬、卽加消積丸、餌久
服不減、乃消導補脾、兼而治之、久服亦不效、乃清熱扶脾、
佐以化積之藥、投之、其內熱腫脹、亦並不減、六七年來、脹
極則倍用行氣化滯、少緩則用扶脾養胃、熱極則用清熱
和中、以延歲月、近則腹脹更甚、痞硬更大、牙痛耳目腫爛、

益甚精神益疲肌肉益削向治數醫俱爲束手待斃而已
按其脉或時弦洪有力或時弦而無力明知久服尅削攻
至真氣內亂轉護邪氣爲害先天之真陰真陽已竭乃由
空外浮之象也要知凡痞氣所成皆由中氣不能健運以
致痰食氣滯聚而不散亦非鐵石物也故古方消積藥中
必兼參朮扶正使正氣一旺自能相佐藥力以化滯於無
事之中譬如腫硬氣血一和不由膿血而自散矣奈何以
有形之藥峻攻無形之滯揆其意意如有鐵石物在其中
也以致中氣愈弱壅滯愈固愈消愈消愈弱不死何

待試不思卽大黃巴豆迅利之藥亦必仗中氣以運行
至氣絕之後灌以巴黃觔許豈能通利一物巴黃峻利之
最者無人氣以運行則雖入腹而猶置於紙木器中安
不動如此一想則痞聚之類可不仗中氣以運化乎且諸
病已久未有不累至根本地位受傷故初病多從標久病
必從本況此病原由根本上來者乎向來所治皆非其治
也余始先以金匱腎氣丸料加牛膝麥冬五味子作湯大
劑空心溫服數劑熱減而腹脹稍軟隨以前劑沖入人參
湯三錢食前日二劑十餘日後精神稍長諸症漸退後早

晨以生脉飲送下加牛膝五味子之八味丸三錢申酉刻
仍以前煎方進服如是調理兩月熱症悉退諸症盡平肌
肉漸生精神健旺向患之痞竟不知從何處下落矣

部主政張公五令郎年七歲亦患腹腫醫投消積之藥日
久而脹益甚肌肉盡削形如鵠立勢甚危篤諸醫已無治
法而請余視不過冀其十死一生耳余曰此幸藥誤非病
拙也猶土乾則阜再投燥脾剋削益令中氣愈虛而難健
行於四肢百達乃壅滯於中脹滿益甚自然面目四肢癢
削不堪要知此長彼消總此氣也此氣斷無消之之理惟

宜溫養以壯之。滋陰以配之。補真火以生土。益中氣以健運。健運一行。清濁自分。腫脹自愈。要知諸病不能出乎真陰真陽之外。而人之求生者。寧能外乎真陰真陽之中者乎。真陰真陽者。諸危病之要領。求生者之根本也。陰陽者。何腎中之水火是也。乃定一方。以八味去附子。倍熟地。更加牛膝。麥冬。五味。以潤水枯。金燥。更能使肺氣注於腎。而有所歸也。十餘劑後。諸症漸平。乃以前方作丸。生脈飲送之。月餘而全愈。奈不能久服。病雖去。而根本未固。次年夏月。兩脇下忽發腫。變形如婦人之乳。垂下。外科投以解毒。

之劑不惟不效兩頤之下腫亦如之連翹金銀花之類進以升斗敷貼之藥塗以百計毫無減勢或議開刀病家大懼乃與余商治余曰此因去年根本未復入夏陽氣浮外肝腎之氣不能牢固於下以致無根之火上炎則關津管束之處任其衝爍爲累何毒之有經曰頸項者生氣之本也乃肝之俞又咽喉之管束陰陽之道路蓋三陽之脈自頸而上三陰之脈自頸而還惟其虛也則無力以還腎更不能收攝以納乃浮而腫也仍以去年之前方加青皮四分土貝母二錢食前服之二三劑後腫減大半不及十劑

四顧俱退矣

戶科李老先生令郎少年鄉薦入都會試適患咳嗽甚頻○
余見其身長肥白頰色常紅已知表有餘而裏不足上假○
熱而下真寒病必當劇勸以重服藥餌令尊先生以有通○
譜候選之新貴甚精醫學日在診治自當霍然也詢其藥○
乃山梔黃芩花粉橘紅貝母蘇子杏仁之類余聞之而心○
甚駭欲阻之恐似嫉妬之言欲順之不忍坐視誤藥傷人○
惟力陳此病頗重望謹慎斟酌勿輕忽從標清理致生他○
變渠皆置之勿聽數劑後而嘔轉甚煩躁喜冷倍常益信○

寒涼爲對症之藥。倍用之而病轉劇。乃疑家居不能靜攝。以致服藥無靈。令移於菴觀之中。同一按摩導氣者爲伴。再兼藥餌。內外夾攻。無不愈矣。不意二日後。煩躁更甚。粒米不食。飲水無度。更信爲實熱。以三黃丸下之。究竟利行不多。而喘促逆奔之勢已見。而未甚。又一劑後。夜半喘急大作。有出無入。遍身麻木。潰汗如注。神昏目直。口噤不言。使者歸而告急於主。先生窘而告急於余。乃促騎馳去。覽其狀。委頓殆盡。按其脉。兩寸左關尚存而已。時當六月。商輿四逆理中。主人畏懼。改以人參一兩。麥冬二錢。五味子

六分肉桂錢餘。主人始允。急煎服之。喘減片刻。奈病大藥小。頃復大作。主人不咎寒涼之罪。而反寬參桂之誤矣。余思盡吾之力。尚可以活。釋彼之疑。若徇彼之見。必死而已。反受其怨。乃堅定一方。勒令服之。用炒白朮三兩。人參二兩。炮薑三錢。五味子一錢五分。製附子三錢。煎濃汁半碗。灌之下咽之後。病人張口大聲云。心中如火。烙欲死。主僕疑怨交起。余總不動聽之。頃然大聲云。臍間更疼。更熱。欲死矣。余竊喜其陽能下達。未至絕也。果少頃喘定。汗收。手足溫而神始清。語言反甚無力。握余手而云。寒家並無

好處及先生先生何肯堅心立救余命也。余曰：見死不救，非爲醫矣。分內之事，何足謝爲？然此方以木多而參少者，因中宮久困寒涼，不先爲理中，則陽氣終難下達也。一張姓暮年而生一子，年十三歲矣。因暮年老人中風，請余診治。見其子出迎而步履甚難，問其故，則曰：近日忽患腿癱，旦夕疼痛，已請外科調治數日，俱云勢難消散，出膿得兩月收功。余見身體浮腫，面色黧白，已知暮年所得先天不足矣。再診其脉，六脉沉細而微，復視其腫，則右腿腫脹已極，色白而冰冷。余思經曰：氣血不和，留結爲癰。今吾

使氣血既和而無留結則癰何自而成。令以昨進乃父之
八味湯加牛膝杜仲各二錢。食前服之。病家幸最莫逆。余
言是諾。一劑之後。腿卽溫煖。而腫痛減半。再劑而全退。三
四劑後。足力如故。步履如常矣。

吏部考功司正郎河南張老先生。性稟端方。居官清肅。原
任作令臨潼。適當吳逆叛亂。文兼武備。旦夕焦勞。遂得怔
忡耳鳴諸症。療者俱以痰治。湧出痰涎斗許。復用滾痰丸
餌。痰勢雖清。精神內奪。繼而逆寇蕩平。行取擢列銓部。兢
兢辦事。殫心竭力。歷有年矣。忽於辛未七月十二日。正當

衙門辦事卒倒殞仆痰湧齁齁口竄口開手足強直自汗
如雨倉卒擡至私宅醫者病家俱謂斷無生理而危在頃
刻也值禮科王老先生探視見其勢甚危篤力延余視按
其脉則六部皆豁大無倫驗其候脫勢已具八九實刻不
容緩爰乃立一方人參三兩白朮二兩附子五錢煎濃汁
大半碗灌之令其照方日三劑夜二劑按時進之以補接
虛脫之勢服後脉氣漸斂身熱漸和漬汗漸收次日仍用
前方日二服夜一服至三日諸症漸減但殞仆不省如故
余曰此工夫未到故標症稍平而失散之本元神氣未能